

教育之光





前言



此书于83年，已蒙叶昆灿校长推荐，送到新加坡新闻出版社，也蒙该机构将部份作品打了字。突因行情不好，一切文艺作品皆停止出版，只好拿回，自费印刷。



本书顺利刊出，感谢诸好友、素人及各社团的鼎力资助。

一、社团：

李氏基金

惠安公会

中美旅行社

总经理许炳辉先生

东方咖啡制造厂

总经理邱少华先生

二、赞助人芳名

汶莱王昭英女士

汶莱黄玉梅女士

新加坡苏宝奎女士

马来西廖雯女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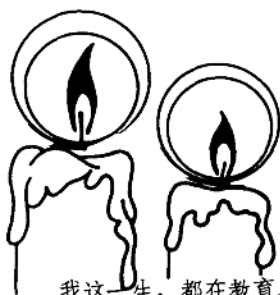
新加坡周纯端女士

澳洲邱爱玉女士

印尼邱少瑜女士

前 言

1. 教育之光 -----	1
2. 传播光明的导师 -----	6
3. 难忘学子情 -----	11
4. 阅读指导杂谈 -----	15
5. 教《第二次考试》有感 -----	19
6. 退休后的回顾 -----	22
7. 培养读书兴趣 -----	27
8. 家长、级任、校长 -----	29
9. 教育问题杂谈 -----	33
10. 后起之秀 -----	37
11. 华文教学的艺术 -----	40
12. 作文教学杂感 -----	44
13. 小病、求医 鸣天鼓 -----	49
14. 聚散无常 -----	53
15. 女生问题 -----	58
16. 漫谈家庭教师 -----	62
17. 学生的反应 -----	66
18. 回味演说的趣味 -----	69
20. 阴沟里翻船 -----	73
21. 我读南枝集 -----	77
22. 小勤勤 -----	83
23. 满怀欢乐 -----	86
24. 诗之季花絮 -----	90
25. 响应守时运动 -----	93
26. 好学勤问 -----	96
27. 居无室 -----	100
28. 容忍的美德 -----	105
29. 好学生? -----	107
30. 怎样协助学生投稿 -----	110
31. 甘为孺子牛 -----	114
32. 园地大、耕耘勤、书风香遍星洲城 -----	120
33. 如何培养年轻一代的文艺工作者 -----	125
34. 家庭与学校的联系 -----	131
35. 门外汉想吟诗 -----	141
36. 怀念马校长 -----	145
37. 长与短 -----	149



教育之光

我这一生，都在教育界度过。北京时代，读女师大附小，女师大校长是杨荫榆，她大概每周会到校一次，简直毫无印象。回到家乡读高小，夏校长又是常年病在家中，除了探望之外，根本见不到面。高中时代校长屡次更换，直到学校解散为止。进入西南联大，那三位校长中，我只见到梅贻琦每月到校演说一次，全校学生那么多，只隐隐约约看见他的形象，听见他的声音。在那么多位校长中，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，只有初中时代的校长——李士元，他实在是闪着教育之光的好校长。一想到周南女中，我忍不住要引吭高歌，这歌声，常常鼓励我向上向善，自强不息。

我家处县城，那儿仅有小学，想“更上一层楼”，必须远赴省城（长沙）。长沙城内，中学林立，但家中指定，只许进周南，虽然也想入馥香（教会学校），但在毫无选择之下，只能选定周南。虽然笔试成绩合格，但我仍必须经过严格的口试。我认为这种制度很好，单凭笔试，只见到所学，对面一谈，便看出了对方的品格、道德、谈吐等。

我很幸运地进入这间女校，在求学的过程中，初中的“周南女中”生活，是令我难忘的。就因它校风淳朴，塑造了我以后的形象，更重要的是，校中有一位伟大的校长——李士元，他将自己的生命，投入了这项工作，任劳任怨地，保护着我们全校八百多位女生，而任教的教师，对他的负责尽职，感佩得五体投地，也不知不觉地迈上与他同一条道路！

他随时都在校内巡视，任何犯规的学生，都逃不过他锐利的眼。每晚自修，办公室虽有一位值夜的教师，准备给学生质疑问难，可是，他一定坐在两排教室的中心。有了他，寄宿生人人可获得两小时很清静的自修机会，要是那一间教室有些微的响动，他便在教室门上的玻璃框中看到，门开处他严肃地用手指其中那不守规的学生，真佩服他的耳力和眼力；以一位年已古稀的老人来说，他各方面都是健康的，有了他，我们都能安心自修；凡不小心将书掉落地上发出了响声，影响了全体，第二天布告栏中就有人被记了小过。（从来不体罚）

我们的宿舍有四层楼，自修后舍监查寝时，灯火熄灭，杳无人声，纪律森严，有如军队。时年幼，好吃辣，晚上腹痛必上厕所，宿舍漆黑，仅厕所有一线灯光，许多好学的，就靠那一线灯光开夜车，校长每晚深夜必查寝。

月色黯淡的深夜，我肚痛起身上厕所，回寝室时，忽听轰隆一声，一个高大的黑影，掉下了台阶，那分明是校长嘛！我壮着胆走上前去，感动地将他扶起，他却厉声地问：

“你起来开夜车，不但伤身体而且伤眼力，你……你叫什

么名字……。”

我连忙将双手递给他，表明我没拿任何书本，是因为肚子疼而起来的。他一面拍拍衣上的尘土，一面大步向厕所迈进，那些开夜车的同学，早吓得绕着莲花池，兜过大操场，由宿舍另一端溜回宿舍。我刚躺下来，校长的脚步已到，手电筒照向了刚跑回来气喘如牛的施同学，于是记下名字，将其他躲掉了的，也一一查出，记过示警！

要是自修时间突然停电，谁也不敢喧哗，因为不到一分钟，洋烛就送过来了。遇到月考或期考，总是在风雨操场中举行，只要他老人家往台上一坐，全场寂然，作答时连头都不敢乱动，因此校风优良，每年高中毕业升大学的巴仙率是100%，成为地方上好学的学生争着进入的学校。

记得战事未发生前，母亲去世，我手臂带上黑布，脸上失去往日的光彩，可敬的校长，唤我进入校长室内，以少见的慈祥笑容，和霭地命我坐下，并用温和的语言劝勉我：“我知道你有丧母之痛，但人人都会有这一天，人死虽不能复生，但她的精神，仍活在你心上，你只要按照她的理想去努力，将来为人群服务，振作往日的精神，努力地干，这才是‘孝’……”他的一番话，使我忍住多日的泪，像断线珍珠般地流了下来。这泪，不仅为丧母而流，也为老校长的仁慈之心而洒。我深深地领受了他的教诲，便这样勇敢地在没父母照顾的情况下，勇往直前！！

不久战争爆发，当时唯一的女子军团由女作家谢冰莹女士

统率，道经长沙，就地招军，我们为她们那雄纠纠气昂昂的威武气概所感动，掀起了全校学生的爱国情。于是，通学生与寄宿生八百多人，全部报名参军，真急坏了老校长。所有通学生的家长将校长包围起来，伸言他们的女儿不可参军，而寄宿生也得意不了多久，因为校长上台训话：“通学生，按家长的意见，一律不许参军；住校生，我代表你们的家长，也不准你们去，仅选高中毕业班欧阳同学及33级的萧同学两……”。“爱国”都不允许，第一次全场哗然，可是他严肃的眼向场内一扫时，全场寂然！

回到教室，同学公推我为代表向校长论理，我们是33级，何以萧同学能去，我们不能？我奉着使命，去见校长。他燃着中山须问我几岁，我昂然地说：“14”，他摇头说“太小”。他说萧同学今年20岁，而且有看护训练毕业的文凭，要是你们有这条件，都可以去……。”他爱国，更珍惜我们的前途，认为我们到了前方，只是战士的累赘啊！今天一回想，老人之言，是不可不听啊！

每逢年假，有些离家远的，便不回家，我也是其中之一；校长一一加以抚慰，且在校内请我们吃年夜饭，他似乎以校为家，招待我们吃饭时，那严肃的表情，已不翼而飞，一变而为最慈祥的祖父；和蔼的笑，温柔的谈，使我忘记远离家乡不能回去团聚的忧伤，沐浴在他温馨的笑语中，使我领会、享受着那一份伟大的爱。他有儿有女有家，但他牺牲了自己的快乐，以他的爱心，来抚慰我们这群离家的孩子。就在那时，使我领

悟到教育工作的伟大，启发了我从教的心芽，掀动了“甘为孺子牛”的热诚，一位教育家的伟大，就在于他不用一言半语的说教，也不施威吓的体罚，而在自然诱导的环境下，接受了他无言之教。

我深恨战争，要不是打仗，我会在他伟大的人格教育中抚育成长，领受他超然物外的牺牲精神，凡做过他学生的人，能不同意我的话吗？！

奇怪，为什么每逢教师节，许许多多写纪念文章的人，多半写教师，很少写校长呢？是校长常被人遗忘；校长与学生没有精神的交流；还是校长没有发挥出“爱”的光芒？抑或是学生没有领会到校长办学的辛劳？！实在是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。

如李校长的专心一志，投入教育工作，欣逢纪念教师节，使我想起了他的办学精神，以我在校之短，学问之浅，道不出他为教育而付出心力的万分之一，但愿此时此地，有他的高足，能完成他更伟大的一面，发生抛砖引玉的效果，才真正地能表扬出他为教育而付出的爱心和贡献。

中国民间各业祖师		
中国民间各行各业，都将本行业创造发明的机智人物奉为祖师爷，千百年来设坛祭祀崇拜，形成风俗。今辑录部分如下：	火腿业祖师——宗 泽 占卜业祖师——鬼谷子 星相业祖师——柳 庄 风水业祖师——刘伯温 制伞业祖师——鲁 班 理发业祖师——吕洞宾 裁缝业祖师——轩辕氏 蚕丝业祖师——嫫 祖 织布业祖师——黄道婆	中医业祖师——华 佗 茶叶行祖师——陆 羽 染织业祖师——葛 洪 豆腐业祖师——乐 毅 造纸业祖师——蔡 伦 制笔业祖师——蒙 恬 铁匠业祖师——李老君 中药行祖师——李时珍 梨 园祖师——唐明皇 评 话祖师——柳敬亭



傳播光明的 導師

进入西南联大，我第一位认识的是训导长查良钊师，他圆圆的脸上充满了慈祥的笑，胖胖的身裁、微秃的头发，见到任何人都是那么热诚、亲切，不遗余力地帮助学生。

初来乍到的我、父母双亡的我，在他热烈的欢容中，似乎见到了双亲；久不展现的笑容，情不自禁地涌现出来。我向他倾诉苦衷：因车子误期，我迟到校，只要求有个床位栖身，心愿已足，他连连安慰着我：“没关系，一定有床位，包在我身上。”

我兴孜孜地依偎在查师的腋下，步入了师范学院的学生宿舍。进入会客室，应查师之命而来的是学长赵巧官。从她口中，我知道床位已满，她带领我向宿舍走去。所有宿舍，都有头伸出来，见我是个清汤挂面的短发，而且剪的是男子发型，穿的又是女装旗袍，行李简陋，混身充满“穷”相。回到会客室，向查师的报告是：“没有床位”。怪事，我根本没有进入任何一间宿舍，不相信“没有床位”。我知道自己是不受欢迎了，这住的问题，怎么办？

查师紧握住我的手，告诉我一定没问题：第五宿舍是毕业班的同学，他们大多在外实习，让我介绍你住进去。赵同学还来不及发言，他老人家拉着我径直往第五宿舍；在那里，不但解决了住的问题，而且还碰上了周南女中的校友桂姐，及她上铺的刘同学。我们在一起，过了一段情同姐妹的姿彩生活！

每年院庆日，全院师生必定于黄昏时分集合在大操场，围成一个大圆圈；人人手执火把，领头欢唱的，便是查师。于是，夜空里洋溢着：“传播光明、传播光明、传播、传播……光明，光明……”一时火光照跃，如同白昼，因为我们教育学院的学生，是负起教育上承先启后重任的分子，将“光明”传播给后代，职责在我辈肩头。

查师当时在我们眼中是“老人”，其实他正是年富力强的壮年人，他穿梭在大圆圈之间，使人人都看见了他的活跃、热诚、欢乐……把爱的教育，用他的手撒播入我们的心田，他是爱的教育的传播者，撒播出爱的种子，使我们接受了深刻的“身教”，影响了我终身以“爱”去教育学生；偶尔思想上有点动摇时，那一阵火光、那一阵欢唱，又涌上了心头。把持住这重点，几十年不变，即使今日已退休，却仍退而不休地在黄昏中学施教，也收三两个补习生。查师传给我的“光明”，永远存在我心深处！

记得我试教那年，课后常与学生打成一片，玩乐不分彼此。当大雪纷飞的时候，学生突然高喊：“雪葬老师！”嘿！那三十双小手，好快好快地将我用雪堆成“活雪人”，仅露出一个

头，正当寡不敌众的时候，查师远远地大踏步冒雪而来，我以为救星到了，大喊：“查师救我！”可是，他望着我直笑，拍着手赞美：“好，好，‘活雪人’，你要靠自己突围而出，给学生一个好榜样！”说着、笑着，扬扬手，又大踏步地走开了！我接受了这教诲，“力”突然强大起来，遂突围而出，战胜了卅个“小敌人”，这叫学生欢乐得直跳起来，掌声如雷。从此，在他们小小的心灵中，老师是一位英雄，他们的英勇气概也这样培养起来了。

查师曾经过新加坡两次。第一次，老伴还在中正总校掌校政，我只在一间规模很小的学校执政。查师第一个愿望，是看看我们的学校，他看到了堂皇壮丽，而且湖中莲花盛开的中正总校，快慰地高呼着：“光明传播出来了！”我本来不打算带他去看我的学校，可是查师执意要看一眼，我也就不好意思违抗他老人家的意旨。他在校外沉吟了半天，然后热情地紧握着我的手：“刘瑜，委屈你了！”我静静，一言不发，他拍着我的肩安慰着，我开口了：“查师！别担心，无论环境如何，永远忘不了‘光明的传播’，任何学校都有好学生，有能耐接受‘光明的传播’……”他爽朗的笑了，赞美我的达观胸怀！

查师第二次到我国，是从印度开会顺道而来，只能停顿片刻。我们在飞机场欢迎他，只见他风采依然，没有一点老态，预备好一间空房，想迎他在我家小住，但因班机的关系，使我感到遗憾，人生的聚、散，常常会令他兴叹，可是他笑容可掬地搂住我俩，感叹着说：“人生有这样的相聚，应该满足了！”

以后，老伴退休，到台湾小住，又得到查师热烈地招呼师友们与他欢聚。临行前，他交给老伴几枚胸针，非要他带回来给我不可；那是纯白的贝壳制成的。我随时将它配带在身上，以激励我“传播光明”的勇气和决心。我常想：来日方长，总有一天，我会到台湾去拜访他，印象中他仍然是那么健康、强壮的。

谁知在清华同学通讯书中，看到了查师住院的衰弱照片，心情大为伤痛，及得知他与世长辞的消息时，我自己也患上了严重的癌症，接受开刀手术，将忆浪翻回到几十年前时，那传播光明的导师的影子，又历历如在目前了。

上文系载于联合日报《星云》版为纪念查师而作，现附与查师相处二三事如下：

他老人家能与学生的生活打成一片，曾记得一伙人登上“龙门”，向下俯视滇池，往上仰观太空，查师为之仰天长啸说：“身临此境，人间那还有恨！”

查师母更是仁慈如母，我们穷学生，常能在她的爱护下，饱吃一顿饺子，真是吃得津津有味，至今两颊留香，永不忘怀！

当一九四四年，与日抗战，正值生死存亡之秋，国家号召大学生从军。人心热烈，我虽于战争初期曾向校方（周南女中）报名参军，但入了大学后，深知爱国不一定躺卧沙场，任何方面都需要人，我既从教，便不作他想，可是当从军壮士碑，竖立在西南联大时，查师对我的肩头，猛力一拍，大声赞扬着说：“好个刘瑜，参军报国都不通知我。”然后以挚诚的手紧

紧握住我。但是我告诉他老人家，那是工学院45级的“刘瑜”——男生；我是师范学院47级的刘瑜——女生，他才仰天大笑，知道自己摆了乌龙！

当我四七年毕业后，顺理成章留在昆明任教。一年后外子邱新民丧父，为奔丧事，向查师告别，蒙他们夫妇赐下饯别宴，又惠赠与师母之合照，书以：“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”相赠，只可惜他们恩爱夫妇，于象婚佳期后，便劳燕分飞，不得白首相聚，实在是叱咤风云的查师一生中最大的遗憾。

往事不再追忆，缅怀徒增伤感，望查师与师母在天之灵，能与我心相感应，是所至盼。

郑板桥的风趣

郑板桥一生仅做过县知事，没有带过大兵，握过大权，所以文治武功等事情，对他当然没有份儿。他现在之所以还被人传诵的就是靠他的“诗书画三绝”这个条件。他的诗、书、画，都别具风格，不落人巢臼，然而我更爱他的为人。他的胸襟阔大，独往独来，生活却极有风趣。

郑板桥中了进士以后，当了潍县的县令。当时，全县正闹饥荒，郑板桥十分关心老百姓的疾苦，马上写报告向上级请求赈济，因而得罪了大官，被撤了职。他作风廉洁，免官回家时，“一肩明月，两袖清风”，只带黄狗一只，兰花一盆，过着清贫生

活。但也有人认为他既当过县令，定然财物不少。因此，有小偷来打他的主意。

一天夜里，天寒月黑，板桥不能入睡，刚巧小偷入室光顾。他想：如果大声呼喊，万一小偷急起来动手行凶，自己无力对付，如果佯装熟睡任小偷拿取东西，又不甘心，他想了一回，就翻身朝里，低声吟道：

细雨蒙蒙夜沉沉，梁上君子进我门。

这时候，小偷已摸到床边，闻声暗惊，知道自己已被发现，不由蹑步不前。板桥又继续吟道：

腹内诗书存千卷，床头金钗无半文。

小偷听了，知道没

有油水可捞，就转身出门，意欲离去。板桥又吟道：

出门休惊黄尾犬。

小偷想：既然有狗，不可惊动，只得遁墙了。这时板桥又吟道：

越墙莫损兰花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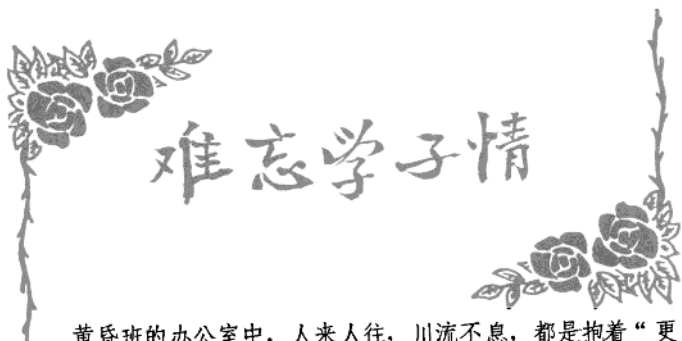
小偷仔细一看，墙上果有一盆兰花，就小心避开，他刚跳落墙外，又传来板桥的吟声：

天寒不及披衣送，趁着月亮赶豪门。

郑板桥出口成章，寥寥几行文字，却吟得十分风趣。（P Y）

■ 雅明 ■





难忘学子情

黄昏班的办公室中，人来人往，川流不息，都是抱着“更上一层楼”的热望而来，人群中，我发现了程同学，由她的笑容提醒了我的记忆。我呼唤出她的名字，她惊奇我五、六年了，还能认识她，而且在S校时，我根本没有教过她。

我怎能忘记？一个中一的小女孩，没有教过她的书，却能关怀我，和她谈起往事，兜上了满腔难忘的情。

因为我与一位同事谈及另一位同事已转校而去，这一转，便将所欠的款项，一齐转走了，我俩在树下，皱紧眉头，商谈应对之方。真的是束手无策，摊手耸肩，被远远站在廊下的程同学看见了，课后，她找个机会安慰我，劝我无论发生了什么事，看开点吧！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心中一定很难过，再看不开，会生病的。“老师，我看您最近瘦多了，很少笑，究竟是因为什么？”

面对着眼前没有教过却能从内心关切我的学生，实在令我感动得难以自持，而且小小年纪，那么懂事，真太可爱了，这印象，太深刻，叫我如何能忘记？不要说事隔五、六年，就是

这一生，想到了她，都觉老怀宽慰，能在黄昏中学重逢，难道我们真的有缘？

由程同学，掀起了我层层叠起的忆浪。无车阶级的我，每天要与学生挤巴士，还得表现礼让的风度，在拥挤的巴士中，早上是带着睡意犹浓的各校学生，半闭着眼，在车中继续好梦，放学时，又是一群倦容满脸的学生，挤上车去，真的连气都喘不过来。这时，远远一位学生站起，招呼着：“老师，这边坐。”我看看是本校的学生，我并没教到他，能有这种风度，真是第一个使我注意的人。以后我才结识了他，知道他是李坤源同学，而且品学兼优，体能超过普通人。

自从他打开了礼让之门，以后上车，便不必在人丛中摇来晃去，早有人大声疾呼：“让老师先上，让老师先上！”左右两边分开了一条小道，我也欢然称谢地捷足先登。当然，先上车一定有座位，遇到没座位的学生，手上、肩上满是书包的负荷，伸出手，想代他们拿，可都一一拒绝地说：“不重，不重，我们有的是力……”由李同学率先做起的榜样，竟发生如此重大的效力，这么沉重的学子情，将永远滋长在我的内心！

于是又勾引出一段难得可贵的情。虽已是三十年前的事，却令我记忆犹新，宛然如在目前。那是我第一次负起照顾女生的责任，随领队，率领一班毕业生，旅游南北马。到达槟城，准备登上升旗山时，到达半山，突然风势凌厉，将我所有的病都吹出来了，正感奇冷难挨，一件夹克披上了我的双肩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苏庆福同学，他将温暖输送到我身上，每一个细

胞都在欢跳。再三向他道谢，他挺挺胸说：“不必客气，我身体健壮，抵抗力强，老师都冷得发抖了，不加衣，会病倒的……”是何等深厚的情，不但使我身上温暖，连心都是暖洋洋的。

毕业后，离校的学生，常常利用电话，将他们的欢乐，与我共享，有些印尼、泰国、香港……等地学生，有了成就，都会写信来，让我为他们的成功而乐。也有用圣诞卡、贺年卡来维系感情的。除非没有他们的地址，否则我必定一一回贺，与他们为友，成为忘年交。

S校几乎每年都在筹款建校，为了鼓励学生，自己得以身作则，努力捐款，除亲友外，校友便是我劝募的对象，每次只要电话一打去，便纷纷响应，这样积少成多，给班上的学生也追随我的脚步，展开全面劝募活动。

我又常常自费印书，有自己的作品，也出版学生的作品，每次出版之前，必得到几位校友，资助部份印刷费，等书面市后，协助推销又多半是学生和校友，甚至白发苍苍行将退休的校友，也热热烈烈地，伸出援手，令人感动。

如今退休了，面市的书，令我忧虑，因我手下已无“将”。恐怕无法像往日那般顺利，谁知几个电话打出去，传遍了所有联系得上的人，连黄昏班且工且读的学生，都纷纷表示将为我出力，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欢乐的事么？

执教以来，请长假两次，都为了动大手术，两次入院期间，在校的，离校的，以及黄昏班的学生，川流不息地来探望我，使我忘记了疾病之苦，开刀之痛，常常与满屋子的学生，欢笑

长谈，那像个有病的人。

令我惭愧的是：接受了他们鲜花、生果的赠送。花之美，赢得护士小姐赞不绝口。生果之多，有好几箩，吃不完，小孙女和洗衣的阿嫂，都分享了他们的情。

再往远一点想，北国那边，也遗留下一片学子情，当我远离他们时，那股热烈的情，几乎令我留下而不奔至亲的丧，那一阵悲咽含泪的告别歌声，永远荡漾在我的心怀。

任何人都需要别人的关心，当然教师也不例外。这许许多多的学子情，我一一将他们贮藏在内心深处，时时欢跃在条条血管，个个细胞之间，漾起了欢乐潮，永远，永远地奔腾、澎湃。

